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主編 張曼濤

(72)

密宗教史

(密宗專集之二)



大乘文化出版社印行

第八輯二

## 密宗教史

(密宗專集之二)

全書(壹百冊)定價·新台幣三萬六千元  
主編·張曼濤

編輯者·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編輯委員會  
督印·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督印委員會

發行人·張曼濤

出版者·大乘文化出版社

地 址·臺北市慶城街十八號

臺北郵政五八〇八三號信箱

電 話·七一一一六六八四四五

郵政劃撥·臺北市一六九三五號帳戶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一〇號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三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缺頁、污損及裝訂錯誤者，請寄回掉換。

## 編輯旨趣

一、密宗歷史的起點，在現代學者的考證下，都認為約在佛陀滅度後的千年左右，亦即大乘佛教興起後的晚期，也可說是印度佛教的衰退時期，在此衰退時期，興起密教，自然有其時代的特殊背景，和印度宗教的民族特性。嚴格言之，早期的佛教，是反印度傳統的，對於婆羅門教的多神信仰，吠陀思想中的真言、密語乃至宗教儀軌，一概都是不予採取的；甚至是批判和反對的，這從阿含經和四分律等的反映中可以看得出來。最初佛陀是禁止他的弟子們持念咒法，和消災、禳福的。甚至鄭重喝斥地說：「持此世俗密法者，為畜生之學。」（見巴利經典小品小事篇）可是到了大乘佛教興起之後，此一嚴格的反對立場，漸漸鬆弛了，且轉而一天一天引進了世俗的咒法觀念，不只是引進，還慢慢給予真言、密咒的合理化、佛教化。亦即將印度傳統的、婆羅門的屬於禳災、祈福和多神信仰的世俗宗教觀念，全部轉移到佛教來了，並且結合了佛教高度的教義理論，如中觀、瑜伽，成為正式有特殊地位的一宗。這從

社會史的觀點看，無疑的，這仍是印度民族宗教信仰的充分表現，佛教早期的形態，雖然極端理智，哲學化、倫理化，高度表現人的超越智慧，但到了晚期畢竟還是逃不過全民族的信仰觀念。甚至於也可以說，此種轉變也許是人類宗教心理的共同要求，因為傾向神秘和信仰神秘，正是大多數人和一般平凡人的基本心理。從人的內在生活說，這也許是表示人的心靈領域的擴充，精神自我的多采多姿。實實在在的，一切訴諸於理智，訴諸於全盤高度智慧的認知生活中，畢竟不是大多數人可能做得到的。婆羅門教的密法，透過佛教的理論，也就自然成爲了印度傳統的真正高度宗教的發展，也代表了人類理知與神秘兩種心理領域要求結合的高度表現。故就純宗教而言宗教，佛教的婆羅門化，也許不是一件壞事，但從佛教的嚴正的理論說，婆羅門的滲入佛教，或婆羅門的佛教化，却是印度佛教的致命傷。它的本來面目失去，也就自然失去了它的獨特立場，循至後來，也就無它存在印度的必要了。好在此種婆羅門化只成爲一宗，在印度消失，在中國、在西藏，仍然又抬頭來，且由中國傳入日本後，更成爲一高度的宗教勢力。從它的起源和發展看，自然仍值得我們作深度的探討和研究，特別是它在第七世紀左右成爲一大宗派力量後，在印度它是代表了佛教的總體，在中國算是當時的過度，也只是唐代佛教的一支，後來且漸入式微，但傳入日本又是一大宗力，傳入西藏，却成爲一統天下，唯它一家的獨擅力量了。這在佛教其他宗派中，尚無此種例子，也因

是對於密宗歷史的了解，便益形重要。特別是探討宗教史或宗教社會學的人，若不了解密宗的發展，那麼對於第七、八世紀的印度，一千餘年來的西藏，影響日本文化的宗派勢力（可由弘法與傳教兩位大師說起）就無從去作深度的了解了！

二、密宗史的發展，通常亦分成兩個部分，一是早期的，隨著大乘佛教興起而興起的部分密法，如各大乘經典中所摻雜的密咒真言，在未有純密教的經典之前，我們可稱它為雜部密宗，但當它一統天下，代表印度佛教晚期的全盛階段的時候，它已經有經有教，有軌有儀，這才是真正密宗的展開，也就是純密教了。它傳入我國的經過，也正好有這兩個階段，由西晉的帛尸黎密多羅，到大唐的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等，正好是這兩個階段的最佳例子。印度的密宗，也就是到了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等傳入我國時，才真正成熟。至於從密宗的本身言，謂「密」是法身佛的昆盧遮那所傳，猶在化身佛所宣教示之前，那又是另一回事，屬於宗教的心靈範疇，不在歷史的法則下，我們可以不必討論。本書所收各文，乃是就純史實而言史實，非屬宗教信仰而言史實，故如有與宗教信仰不相應者，尚祈密宗的教友鑒諒。歷史的「真」與信仰的「真」，在人類的心靈領域上，是可以分開來處理的。

密宗教史

# 密宗教史 目錄

密教史	蔣維喬	一
密教史	梅尾祥雲	一三三
密宗弘傳史	吟雪	一〇五
密乘源流簡述	劉銳之	一一一
密宗塑像史略	吳世昌	一四一
密宗之發展觀	渡邊海旭	一七三
西藏密宗編年	談延祚	一八一
東密台密傳承記	王世成	一六三
從東台兩派密宗看婆羅門蛻變之痕跡	融熙	一六九
附錄：弘揚密宗的幾位大師傳		

阿底峽尊者傳 .....  
藏密始祖蓮華生大士應化史略 .....  
宗喀巴大師傳 .....  
張建木 .....  
勝喜 .....  
尊 ..... 一一七  
勝 ..... 三五三  
喜 ..... 三五三  
尊 ..... 一七七

# 密教史

蔣維喬

密教乃對於顯教而言，凡釋迦牟尼（應身佛）所說種種經典爲顯教；密教則爲毘盧遮那佛（法身佛）直接所說之秘奧大法；其教理之組織，不易說明；與其談理，毋寧崇實。蓋密教自表面言之，則爲祈禱宗；如何爲佛？如何禮拜？如何崇拜？皆密教所注重者，可斷其以儀式爲主旨。其根本思想，雖不離乎佛教，然其實際，則凡作法禮拜崇拜諸事，合乎方法，即可成佛。推此理而廣行之，必得佛神冥助，且有利益，此卽所以爲祈禱宗也。

密教特色，在事多神；其理論則以大實在爲根據。但我國密教傳來之初期，凡關於諸佛之供養；諸菩薩之禮拜；諸明王之真言；似雜然並傳，無有系統。因而此等諸佛諸菩薩諸天善神等，皆認爲實在。苟供養之儀式合法，則佛菩薩及神，必皆來集，聽人請願；故密教最重儀式。

密教所奉諸佛諸神，自婆羅門教轉來者頗多；因之其禮拜供養之儀式，屬入婆羅門教風不少。故密教除經外，尚有儀軌；儀軌云者，依據經說，而示禮拜供養之實際儀式；此即密教與他教

相異之點。密敎除經律論三藏外，尚有儀軌藏。（密敎傳入日本後，前後次序，頗加整理；並說明其理；俾實際易於行用；名之曰次第）

密敎來華，當以西晉帛尸黎密多羅所譯大灌頂經、孔雀王經爲嚆矢。然經錄中載後漢失譯者：有安宅神咒經（一卷）、五龍咒毒經（一卷）、取血氣神咒經（一卷）、咒賊咒法經（一卷）、七佛安宅神咒經（一卷），藏中現存者，僅安宅神咒經而已。唐代密敎經典，翻譯頗多；極古者以吳支謙所譯八吉祥神咒經（一卷）、無量門微密持經（一卷）、華積陀羅尼神咒經（一卷）、持句神咒經（一卷）、摩訶般若波羅蜜咒經（一卷）、七佛神咒經（一卷）爲最著。又東晉竺曇無蘭所譯者：有陀鄰鉢咒經（一卷，與上之持句神咒經，同本異譯）、摩尼羅賣神咒經（一卷）、幻師跋陀羅神咒經（一卷）、七佛所結麻油術咒經（一卷）、大神母結誓咒經（一卷）、伊洹法願神咒經（一卷）、解日厄神咒經（一卷）、六神名神咒經（一卷）、檀特羅麻油術神咒經（一卷）、麻油術咒經（一卷）、麻尼羅檀神咒按摩經（一卷）、醫王惟婁延神咒經（一卷）、龍王咒水浴經（一卷）、十八龍王神咒經（一卷）、請雨經（一卷）、觀水經（一卷）、幻師阿鄰夷神咒經（一卷）、咒水經（一卷）、藥呪經（一卷）、咒毒經（一卷）、咒時氣病經（一卷）、咒小兒經（一卷）、咒齒經（一卷）、咒牙痛經（一卷）、咒眼痛經（一卷）等。凡二十五部，皆密敎經典也；然則曇無蘭可謂在唐以前與密敎關係最深之人矣。羅什尙譯有孔雀王咒經（一卷）、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一卷）；其他譯一二部密經之人，或失譯者，姑不具述。

。六朝末葉，陳闍那崛多所譯密經甚多；經錄所存者，則有八佛名號經（一卷，與八吉祥神咒經，同本異譯）、不空頌索兜率經（一卷）、十二佛名神咒經（一卷）、一向出生菩薩經（一卷，與無量門微密持經，同本異譯）、金剛場陀羅尼經（一卷）、如來方便善巧兜率經（一卷）、東方最勝燈王如來經（一卷，與持句神咒經，同本異譯）、大法炬陀羅尼經（二十卷）、大威德陀羅尼經（二十卷）、五千五百佛名經（八卷）等。唐時譯密經最多者，爲義淨三藏；有觀自在菩薩如意心陀羅尼經（一卷）、曼殊室利菩薩咒藏中一字兜王經（一卷）、稱讚如來功德神咒經（一卷）、大孔雀兜王經（三卷）、大金色孔雀王咒經（二卷）、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一卷）、莊嚴王陀羅尼咒經（一卷）、香王菩薩陀羅尼咒經（一卷）、藥師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一卷）、療痔病經（一卷）等。就上所舉觀之：當唐善無畏、金剛智來傳密宗之前，密教經典之一部，中土業已廣譯。其中如孔雀王經，已譯八遍；尊勝陀羅尼，已譯五遍。此外顯教經典中兜文陀羅尼，不遑枚舉；其僅持誦密咒有不可思議之行，而與密教關係最深者，尚不乏其人；姑略之。

釋摩訶衍論，相傳爲龍樹菩薩所造；有謂爲後人所僞託者，異說紛紛，莫衷一是。說者謂姚秦時笈提摩多曾譯之；疑是新羅月忠所僞託，僅高麗藏經，加入藏中。縱此論爲姚秦時代所譯出，我國釋之者，無一人視爲密教之書；其視爲密教之書者，唯日本耳。故此書之翻譯，於我國密教上，無有關係。

自密教觀之，佛教有理論實際二方面：經爲理論，儀軌爲實際。故有經則應有附隨之儀軌；恰如婆羅門敎吠陀經，有曼荼羅（讚誦）；則有與此相當之不饒摩那（供犧法）之理。婆羅門敎梨俱吠陀，有愛塔利亞、高希塔基二種之不饒摩那；夜柔吠陀，有胎梯利亞、謝塔婆塔二種之不饒摩那；沙磨吠陀附屬有八種之小饒摩那（中以普饒達、謝特、維恩舍爲最著名）；阿塔婆吠陀有果婆塔不饒摩那是也。佛教之儀軌，雖非供犧法；然其禮拜供養之方式，與婆羅門之供犧法固相當，或且仿效婆羅門之法轉化而出者也。然於事實上，佛教之儀軌，非必附隨於各經；小乘全無；大乘有者，亦僅十之二三；例如法華經有成就妙法蓮華經王瑜珈觀智儀軌經（一卷）、華嚴經有入法界品頓證毘盧遮那法身字輪瑜伽儀軌（一卷）、般若經有仁王般若經道場念誦儀軌（一卷）之類，是也。

無儀軌之諸經，造通用之作法以用之；日本密教，有爲諸經通用之儀軌者。

誦咒祈神降魔等，婆羅門敎，用之頗古。祈禱所用之曼荼羅，多有靈驗。由祈禱文一變而信其言句文句有大不可思議之力，漸成神秘，終成陀羅尼。而此神秘的儀式作法，日漸複雜，進而至於阿塔婆吠陀；風尚所趨，遂開秘密佛教之端緒。故佛教雖無附隨經文之儀軌；然別本之單純咒文至多；因此深信其能攘惡鬼、免災禍也。

又婆羅門敎，以聲音爲一種神靈的而極重之；如聲論派（婆羅門之一派），創聲爲常住不滅之說，可以爲證。由此聲在宗教的信仰上，遂發生一種關係：如「阿母」表濕婆神之聲；「烏」字表毘

修奴神等，文字聲音，各有宗教的意義；終成由「阿」字母音以及一切子音，皆有深遠之意味；推而極之，萬神皆有表其神之聲音文字矣。佛教密宗諸佛菩薩皆有種子；一切聲音，母音子音，共有宗教的深義者，其端蓋發於婆羅門教無疑。佛教之述此聲字者，則有瑜伽金剛頂經（不空譯釋字母品一卷）、文殊問經字母品（二卷，不空譯）、華嚴經（第七十六卷入法界品，有不空譯入法界品四十二字觀門一卷）及大莊嚴經之示書品、大日經等。大智度論（四十八卷）在釋四急處品中，亦舉四十二字觀，說明各字之意義。但大智度論、華嚴經等，唯以譬喻觀文字之意義：例如阿字爲一切法初不生；羅字爲一切法離垢；波字爲一切法第一義等；漸次觀之，則此音聲畢竟不可得；文字者，色法也；色法之文字，因身業而現；身業先有口業之音聲；依此音聲立種種之名稱，妄想分別；實則聲音本依因緣而生；一時觸耳，再聞不得；如斯由文字音聲上，觀諸法空不可得之理，謂爲四十二字觀。華嚴經則先觀阿字本不生；以阿字之中，融攝其他四十字之深義；次觀伊字一切法根本不可得；亦融攝其他四十字之深義於其中；如是四十二字各觀，俱攝其他四十字；觀各字之玄義，互爲不離融攝者，卽所謂字輪觀；由此以觀華嚴之事事無礙之理者也。此等皆以文字爲觀法之譬喻觀；而密宗則直視此文字爲佛菩薩之代表，作種子觀：例如觀大日如來，先觀道場壇上所現之大日種子，卽阿字；次變大日之三摩耶形（譯爲本音）；卽觀變作五層塔；更一轉而觀尊形，卽大日如來之像；卽就種子、三摩耶形、尊形三段而觀，乃密教觀法之通軌。故密教之聲字

觀，較智度論、華嚴之文字觀，更進一步。三摩耶形者，爲表佛菩薩誓願之器物；最初本無何種深意；如濕婆等爲破壞神之化身，手持武器，毘修奴等爲保護神之化身，手多持花；乃自然感情上之表現耳；其後遂謂何神持何器，爲何種意義；似乎所持之器有深意存焉者。此種思想，亦自婆羅門敎之神，轉入佛教者也。

密敎所說聲字之深意：例如以阿字言之，大日經之曼茶羅品，謂爲「一切諸法本不生故」之意義。華嚴經則曰：「喝阿字時，入般若波羅蜜門；名以菩薩威力入無差別境界」；似與法本不生，同一意味，而入無所得平等境界者。大智度論釋其理曰：「菩薩若一切語法中，聞阿字卽時隨義；所謂一切法從初來不生相，阿提秦言初，阿耨波陁秦言不生。」此以阿爲初之意義，當梵語阿提之阿；爲不生之意義，當阿耨波陀之阿；故阿有本初不生意之解釋。總之，密敎以阿字爲一切聲音之根本，遂成絕對表示萬有本原之文字而重視之。

密敎除口誦之真言陀羅尼、觀心之種子、三摩耶形、尊形外，尚有印契：以手指作種種之結，表種種之意義；此亦自婆羅門敎轉來者，所謂口真言、身印契、心觀念，身口意一致，三密相應者也。印契卽目帝羅，婆羅門敎已有之；初爲單純動作，不過於祈天禳神攘魔時，口唱祈禱文，以手表哀願意，或示驅逐意而已；後思其動作，如有神助；終遂以種種印契，寓種種之意矣。印契，非僅手指之形也；廣言之，身之諸業，皆目帝羅也。大日經義釋曰：「凡有所作，皆爲利益，

調快衆生；隨作施爲，無不隨順佛之威儀；是故一切所有舉動施爲，無不是印也」；蓋卽此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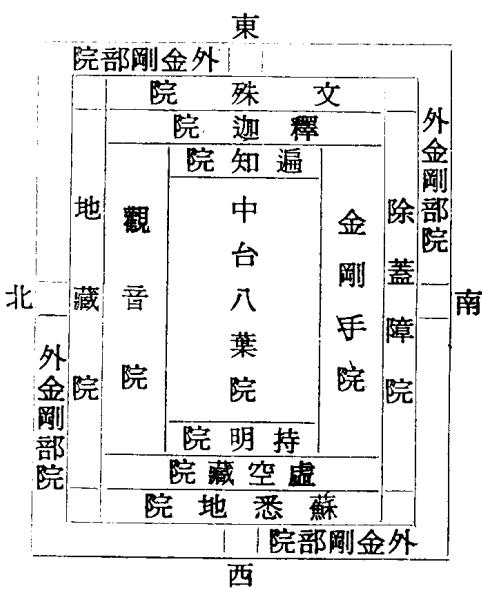
密教所供多神，與婆羅門教諸神，雜然陳列，互相影響；卽佛教帶婆羅門教之風，其外形遂似婆羅門教也。如是聚諸佛諸菩薩，名爲曼荼羅；此曼荼羅者，亦源於婆羅門教，然則婆羅門教風，迨轉入於佛教乎？加之曼荼羅中，多有婆羅門教神轉入於佛教者；例如胎藏界曼荼羅之外，金剛部諸神，來自婆羅門教，持明院之五尊中，除般若菩薩外，如不動、降三世、大威德、勝三世等忿怒尊，似爲濕婆之化身也。

曼荼羅有二種區別：卽善無畏三藏所傳者，及金剛智三藏所傳者是也。善無畏梵名戍婆揭羅僧訶，正譯淨師子，意譯善無畏，中天竺人，唐玄宗開元四年，自西域由陸路來華，值唐代極盛之時。善無畏所譯經中，最重要者，爲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七卷卽大日經）及蘇婆呼童子經（三卷卽密教律），其大毘盧遮那經，乃應一行阿闍梨之請而譯者；一行又將傳自善無畏之言，解釋此經，名之曰疏；卽通稱爲大疏是也。此疏之中，於善無畏所傳曼荼羅之事，加以詳釋；卽世所稱胎藏界曼荼羅是也。茲將今世所傳胎藏曼荼羅之概要，示之如左：

按圖，中台八葉院，以大日如來爲中心；東方寶幢、南方開敷華、西方無量壽、北方天鼓雷音此五佛也；東北彌勒、東南普賢、西南文殊、西北觀音此四菩薩也；合成九尊。遍知院七尊。觀音院三十七尊。金剛手院三十三尊。持明院五尊，故又以持明院爲五大院；所

謂五尊者，卽不動、降三世、般若菩薩、大威德、勝三世是也。釋迦院三十九尊。文殊院二十五尊。除蓋障院九尊。地藏院亦九尊。虛空藏院二十八尊。蘇悉地院八尊。外金剛部院，四方各有一處，合成二百五尊。皆婆羅門教神也。

胎藏曼荼羅界圖



上述之胎藏曼荼羅，以中台八葉院爲中心；前後四重；左右三重；合成十三大院。諸尊之數，凡四百十四尊；細數之，可稱七百七十尊焉。